# 致谢

用非技术性的语言，传达现代宏观经济学思想的渊源及其用法，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如果说这一愿景多多少少实现了的话，那要归功于许多人：有些是直接亲自帮助过我，更多则是间接地通过他们所创作的期刊论文与专著。读大学时，Leigh Tesfatsion教授讲的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对我影响很大，并致使我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我当时就发现，经济学家在思考艰深的问题时，会运用逻辑清晰的框架来组织思路，当然那时的我尚无法驾驭这种思维方式。因此，我选择了在爱荷华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在那里，我有幸遇到了Steve Williamson，Narayana Kocherlakota等老师，他们通过讲授研究工具、布置课后作业等途径来帮助我学习思路的组织。我从同学Rebecca Saccaro、Ahmet Akyol、Nicole Simpson那里也受益良多。

毕业之后，我到联邦储备银行里士满分行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参与该行的政策制定。在工作中，我的同事、合作者、以及科研助理们的帮助也让我不断进步。对于本书的写作，我尤其要感谢Felipe Schwartzman和Pierre Sarte两名同事。既然说到我的工作单位，就顺便声明一下：如果您对于本书当中的任何内容持不同观点，那么请注意，这本书里所有的观点都是我的个人之见，并不一定反映了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或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的立场。

我还必须要感谢那些写出了伟大的教科书和论文的人们，他们对于我的帮助是同样重要的。上本科时，我很喜欢读Robert Frank的《微观经济学与行为》和Steven Landsburg的《价格理论》。后来，我以及至少我们整整一代人都受教于Hal Varian的《微观经济分析》、David Kreps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程》以及Philip Reny和Geoffrey Jehle合著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再后来，我又从Andreu Mas-Colell、Michael Whinston和Jerry Green的课本和习题集中学到很多，这本《微观经济理论》已成为当今经典。最后，我最喜欢的经济学著作却恰巧是一本完全非技术性的书：Arthur 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

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设计（framing）与处理（resolution）方法，跟很多人一样，我极大地受教于Edward Prescott，Thomas Sargent，Robert E. Lucas Jr.，David Cass以及Peter Diamond等经济学家的学术成果。Thomas Cooley的《商业周期研究前沿》、Nancy Stokey、Robert E. Lucas Jr.和Edward C. Prescott的《经济动态学的递归方法》以及Thomas Sargent和Lars Ljungqvist的《递归宏观经济理论》等著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工具，使得我们的研究具备了内在一致性，并因此保证了我们这一整代人的研究能够言之成理。我也很庆幸自己学习了Truman Bewley，Ed Green，Robert Townsend，Mark Satterthwaite以及Glenn Loury等人所提出的思想及其模型。堪称经济学大神的，是如上这些经济学家，而不是公众们惯常认为的那些人。我非常期待前者能够为公众所认识，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取代后者，成为公众心目中的经济学偶像。

Herbert Gintis是促成本书启动的关键性人物，他鼓励我尝试写作此书，但书中的缺憾肯定不该归咎于他。在写作方面，我要感谢Jeanette Weinberg，为了让本书清楚易懂，她通篇阅读了原稿，我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Jane Macdonald、Emily Taber和Matthew Abbate。感谢Chris Auld，Alex Cunha，David Brat，Charles Upton和Andrea Moro，特别要感谢John Cochrane，Jeff Ely，Doug Davis，Don Katzner，John Roemer和Klaus Ritzberger。他们诸位，要么对本书进行了审阅，要么帮助了我加深对于我所从事专业领域之外的材料的理解。我还要感谢六位匿名人士，他们认真阅读了本书草稿，并就很多地方提出了详尽而精确的评价。我没能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他们能够认出本书中那些基于其建议修改过的痕迹。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第一要感谢我的妻子Teri Athreya。是她的存在，使得我的生活得以平衡、视角不断更新。自从我开始职业生涯以来，尤其是当我沉浸在本书漫长的写作过程之中压力巨大甚至无法自拔时，我的做事水准以及做人水准都是在以她为榜样。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我的表亲Padma Chadrasekaran对于我应如何在本书中阐述思想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我的父亲Krishna Athreya总是能够通过举例子让我明白该如何向普通读者来解释技术性的思想。最后我要说的是，我的孩子们对我的帮助可能是最大的：正是他们的存在，每天都在提醒我这个世界存在着“世代交叠”的结构（详见第5章）。这个结构背后的死亡风险，时时都在敦促我尽快完成本书的写作，而不要等到……